

欽定詩經傳說匯纂

第二函
第七冊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

小雅一 大雅說附

集傳

雅者正也。

張子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與差少。無隱諷諷諫之巧。○程子曰雅者正言

其事。○雅者。

陳其正理。

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

何氏楷曰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

雅。是雅有大小已見於夫子未刪之前矣。

而先儒

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

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

劉氏瑾曰釐與禧同。祭而受福也。

陳戒之辭

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

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

程氏大昌曰均之為雅音類既同又自別

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

大呂又有小呂也。○劉氏瑾曰小雅正詩歌之以燕

樂勞饗羣臣故其辭氣歡欣和說以通上下之情大

雅正詩或歌於會朝之時如文王大明等篇或陳於

祭祀之後如生民行葦等篇或陳於進戒之際如公

劉卷阿等篇則其詞氣又皆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

德此其詞之異者今猶可考。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

若其音節之異則不可聞矣。程子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

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為乎。與二南同也。及其變也則

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問變雅朱子曰亦是變

用他腔調耳。○輔氏廣

曰至於其變則不可以例言但

其次序時世則有不

以其聲之有合故以附焉而已。

可考者矣。

劉氏瑾曰。其有可考者。則已冬見木篇。

集說

鄭氏康成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后稷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太王。

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不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

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

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

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

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並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

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

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大

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大雅民勞。小雅六月

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

次也。○孔氏穎達曰。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由歌。政

而興。體亦因政而異。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為大雅

之體。述小政為小雅之體。體以政興。名由體定。體既

卷之十

鹿鳴之什

鹿鳴之什

不同。雅有大小。大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雖髣髴其大校。不可以言宣也。○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為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為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為。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小雅大雅。隨政善惡。為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所正之形容有大小。所以為二雅矣。詳觀其歎美。審察其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雅則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也。但文武成王。正經也。厲宣幽王。變雅也。大小之體。時俱有作。故采者並存。以示二體本自大小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蘇氏軾曰。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親見周道之衰。而不睹乎

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太史公曰：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蘇氏轍曰：小雅言政事之得失，而大雅言道德之存亡。政事雖大形也，道德雖小，不可以形盡也。故雖爵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者，而在小雅行葦。言燕兄弟耆老，靈臺言康，鹿魚鼈蕩，刺飲酒，韓奕歌取妻，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夫政之得失利害，止於其事，而道德之存亡，所指雖小，而其所及者大矣。○朱子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之刪定也。南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每事爲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焉。○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大雅，氣象宏闊。小雅，雖各指

一事說得精切至到。如鹿鳴之詩。見得賓主之間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云。土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皇者華。卽首云。每懷靡及。其後便須咨詢咨謀。看此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集傳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

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

孔氏穎達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爲伍。五人謂之

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其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積篇。每十爲卷。卽以卷首之篇爲什。長卷中

之篇皆

統焉。

呦呦

音幽

鹿鳴

叶音芒

食野之苹

叶音芻

我有嘉賓鼓

瑟吹笙

叶師莊反

吹笙鼓簧

音黃

承筐是將人之好

呼報反

我示我周行

叶戶郎反

集傳

興也。呦呦聲之和也。

苹，蘋。

音賴蕭也。

郭氏璞曰：今蘋蒿也。初生亦可。

食。○嚴氏粲曰：釋草。苹有二種。一云苹，萍。其大者蘋。此水生之萍也。解見采蘋。一云苹，蘋。蕭。此陸生之苹也。即鹿所食是也。

青色。白莖如筋。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

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

李氏如圭曰：鼓瑟。工

歌鹿鳴之三是也。吹笙。笙奏南陔以下是也。○季氏本

曰琴瑟協比歌聲升歌也。吹笙。合堂下之樂也。儀禮有

歌有笙古者作簧。笙中之簧也。張氏揖曰笙以匏為之

樂必歌吹閒作。簧。笙中之簧也。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

管端。○巖氏祭曰鼓謂動其聲易繫辭鼓之承奉也。筐

以雷霆注鼓動也。吹笙則動其簧而發聲。

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

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鄭氏康成曰飲之而有幣。酬

孔氏穎達曰飲食必酬侑之者以為食賓殷周行大道

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

也。朱氏公遷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古者於旅也語故

日用之閒坦然可以由之者也。

欲於此聞其言也。孔氏穎達曰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

語。注云言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

王禮樂之道是飲酒之禮至
旅酬之禮而語先王之道也
○此燕饗賓客之詩也
李氏

如圭曰饗在廟燕在寢饗重而
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
蓋君臣之分以嚴為主

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

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

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
瞿氏景淳曰鹿聚於

野其情適故其聲和賓在
於燕其情通故其言盡
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

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
曹氏粹中曰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與此好我之好

同此蓋因燕樂之際求賢以自
助也○許氏謙曰莫之之辭也
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

不自留焉。

劉氏瑾曰。陳澔云。記言人有私惠於我而蓋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肯自留處也。

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

私惠爲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

集說

王氏肅曰。飲食以饗之。瑟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孔

氏穎達曰。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爲賓。使宰夫爲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殽羣臣皆在。君爲之主。羣臣總爲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爲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是也。○程子曰。鹿食則相呼。故以與燕樂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草。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言其相樂。

又以幣帛將其誠意。故云承筐是將。承以藉之。筐以貯之。既有誠樂之厚意。則人心感悅而相好。故人勸而得盡其懽心。○謝氏枋得曰。古之聖賢。無一時而忘學問。無一事而非道德。鹿鳴之具樂。將幣。人見其和樂而已。不知所望於嘉賓者。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樂。皆相示以道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叶則

豪反視民不怵。他彫反君子是則是倣。胡教反叶我

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牛刀反

集傳

興也。蒿。藋。

去刃反

也。即青蒿也。

孫氏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為藋。○郭氏璞

曰。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藋。

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怵。偷薄也。敖。

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

李氏公凱曰：宣播德音甚昭著也。○鄒氏泉曰：德音。

指平日懿德之

著為令聞者。

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倣。

王氏炎曰：君子有官

君子大夫以下羣臣

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

我者深矣。



劉氏彝曰：燕禮有親疎之義。有尊卑之等。有長少之序。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莫有不

備。而我有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

見者。靡不孚而化之。不亦德音孔昭。視民不忮乎。觀其

禮而知則且倣者。不亦君子乎。○程子曰：此章又言所

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儀法之。○范

氏祖禹曰：式燕以教。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

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其今反

我有言嘉賓。鼓瑟鼓

琴。鼓瑟鼓琴。和樂。

音洛

且湛。

都南反。叶持林反。

我有旨酒。以

燕樂嘉賓之心。

集傳

興也。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湛。樂之久也。

范氏處義曰。湛露燕諸侯。有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之語。則燕以示慈惠。不嫌於久也。燕安也。○言

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

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

郝氏敬曰。心契而後忠告可幾也。

集說

毛氏萇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曹氏粹中曰。君臣相

勉以善。故久而不荒。○輔氏廣曰。此章再言樂之以樂。以見其所以和樂之意。永久無斁。有旨酒以燕樂其心。則又不止於養口體。為觀聽之美而已。其所以望於嘉賓。教示之意。益深至而無窮矣。

總論

嚴氏粲曰。古者上下交而為泰。於鹿鳴諸詩見之。謂羣臣為嘉賓。以禮待臣之厚也。詩中求規益。謂

忠告無隱也。上下之情不通。則忠臣嘉賓。雖欲盡心以告君。而其勢分隔絕。有不可得者。非為必待燕而後盡其心也。○蔣氏悌生曰。首章言始作樂。將幣帛以侑賓。而所以娛賓之意。在乎望嘉賓告我以大道。二章言旅酬之禮既行。又欲其遨遊以盡懽。然其法其德。可以厚有不在言語之間。而威儀動作。可師可法。其德可以厚人。倫敦風俗。儀軌百寮也。嘉賓有是德。而設厚禮以饗之。則燕非徒設矣。三章言和樂且湛。湛有過樂之義。然嘉賓所以可娛樂者。由其德可為師法也。則雖過於樂。而不至於浮矣。故古人之燕。雖極其歡欣和悅之情。而

尊賢貴德之意未始
不流行乎其間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集傳

案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

亦然。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注。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采其已有旨酒。以召

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而學記言大學

始教宵雅肄三。禮記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注。宵之言小也。肄。習也。亦謂

此三詩。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羣

大學

鹿鳴之什

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問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為

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朱

子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

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君臣之

義始得。○劉氏瑾曰先王作此詩以燕饗賓客後

乃推而用之於諸侯之燕禮又用於鄉大夫貢士

之禮又用於大學之教習蓋不專用於天子也今

據大射儀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於諸侯之

射禮矣然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

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

此二雅大小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范

所以分也。處義曰於朝曰君臣以名分言之也於燕曰賓主

以禮意言之也名分既嚴禮意未孚則君心不通

以禮意言之也名分既嚴禮意未孚則君心不通

乎下有懷不盡勢使之然。然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上下情通則和樂可知。

此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孔氏穎達曰：作鹿鳴詩者，燕羣臣嘉賓也。言人君之於羣臣嘉賓，既行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佩荷恩德，皆得盡其忠誠之心以事上焉。明上隆下報，君臣盡誠，所以為政之美也。○鄧氏元錫曰：鹿鳴，賓臣也。傳曰：賓臣者，帝師臣者，王易稱尚賢，九經先尊賢，尊之故賓之，賓之故燕樂之，是

周之盛

德也

四牡駢駢

芳非反

周道倭

於危反

遲豈不懷歸王事

靡盬

音古

我心傷悲

集傳

賦也駢駢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

程子曰猶倭

通途也

遲回遠之貌盬不堅固也

董氏道曰說文煮海為鹽煮池為盬盬苦而易敗故傳以

不堅訓之

○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

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

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

燕饗之際。敘其情而閔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

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

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孔氏

穎達曰。使臣以王家之事。我當從役以堅固之。故義不

得廢。我心念思父母而傷悲也。○朱氏公遷曰。傷悲於

心。王事故也。不然。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

則可以逸樂矣。

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

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孔氏穎達曰。我心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

思。即私恩。正謂

念憶父母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

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傳說

輔氏廣曰：其私恩雖不能不懷歸，而其公義則又念王事之不可不堅固。如此而悲傷，則得其正矣。○呂氏栴曰：私恩公義之說，可以並行不悖之義求之。蓋君子以忠為孝也。傷悲之意，其在斯乎。○黃氏佐曰：懷歸雖切，亦惟使職盡而後可以得遂。但今日之事，王事也。臣勞王之事，不可以不堅。是以情為義制，但內顧而傷悲耳。

○四牡騑騑，嘽嘽

他丹反

駱馬

音洛 叶滿反

豈不懷歸。王

事靡盬，不遑啓處。

集傳 賦也。嗶嗶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駱。程子曰：駱馬強而耐遠。

遑。暇啓跪處居也。項氏安世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即起身居則坐也。嚴氏祭曰：跪

者。雙膝著地而直身坐者。雙膝著地而坐也。

集說 輔氏廣曰：我心傷悲，既述其私恩之不能忘，不遑啓處，又述其公義之不可已也。此所謂天理人情

之至也。○季氏本曰：此申言在途不得休息，而無暇念父母之意。

○翩翩音者。鷓。當作佳。載飛載下。叶後集于苞栩。五反

況甫反。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扶兩反

集傳 興也。翩翩飛貌。鷓，夫不也。羅氏中行曰：夫，方扶反。不，方浮反。又如字。爾雅

作鳩鴉。音同。今鶉鳩也。毛氏萇曰。鶉。壹宿之鳥。○陸氏佃曰。壹宿。壹於所宿之木。鶉性慈孝。慤謹。

凡鳥之短尾者皆隹屬。將養也。○翩翩者鶉。猶或飛或

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苦於外。而不遑養其

父。徐氏鳳彩曰。以物之得所止。與子之失所養。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

深以為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

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

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朱氏公遷曰。憂其憂。則說待其勞苦而自傷。則怨矣。



蘇氏轍曰。鶉。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謂其孝故爾。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鶉之飛

也則亦下而集于栩不若使者
之久行不返不獲養父母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起音王事靡盬

不遑將母叶滿 彼反

興也杞音枸音也郭氏璞曰今枸杞也○嚴氏
漿曰本草有枸杞一名仙人

杖一名西王母杖其根名
地骨其莖幹三五尺作叢

義後言私恩而私恩乃所歸重也○黃氏佐曰上

二章言其思親而不得
此則與其缺親之養也

○駕彼四駱載驟助救駸駸侵寢豈不懷歸是

用作歌將母來諭深審

集傳

賦也。駸駸驟貌。

呂氏祖謙曰：說文曰：驟，馬疾步也。駸，馬行疾也。諭，告也。孔

穎達曰：左傳辛伯諭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故知諭為告也。以其不獲養，父母之情

而來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而勞之耳。

孔氏穎達曰：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探情以勞之。
獨言將

母者，因上章之文也。
孔氏穎達曰：母以恩意偏多，故再言之。

集說

范氏祖禹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卒章再言母，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

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謝氏枋得曰：聖人以孝治天下，聞有以養母來告

者安得不俞其請乎此蓋設
言欲使人臣忠孝兩全也

總論

朱子曰使臣將命以賦政於四方乃其職分之所
當然而先王之意殷勤惻怛惟恐勞之不至乃為
之探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未敢言者於其燕勞而詠
歌之孔子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於此其見之矣○
朱氏善曰忠於君者必其能養於親也然致其勞於外
則必闕其養於內又不可以不慮也為人臣者將欲致
其力於私養歟則當官而行國事固不可以不恤將欲
致其力於王事歟則子職之不共又何以為孝哉此王
者所以必探其情而代之言為人臣者聞之亦必有以
自慰而益不懈於用力矣○呂氏柟曰以王事之靡盬
也心傷悲而身不遑啓處且於父母不暇以將抑何為
耶其功可知矣然非上知其心鮮不倦於行而作北山
也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況
於臣乎此先王緣人情而治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案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

輔氏

廣曰。或已國使臣之歸。或諸侯使臣之來。皆可用也。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

以為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

合其本事也。春秋魯襄公四年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

子員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

使臣曰。必諮於周。敢不重拜。○魯語。叔孫穆子

對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但

儀禮。又以為上下用之樂。儀禮鄉飲酒禮注。四牡。采其勤苦王事。念

將父母懷歸傷悲忠
孝之至以勞賓也

亦本為勞使臣而作其後

乃移以他用耳



程子曰四牡之義憫使臣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說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

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蘇氏轍曰皇
皇者華以遣使臣四牡以勞其來以事言之當先
遣後勞今先勞而後遣何也鹿鳴之三常施於禮
樂不獨用於勞遣故燕禮鄉飲酒歌焉意者以其
聲為先
後歟

皇皇者華

芳無反與夫叶

于彼百

隙駉駉

所中反

征夫每懷

靡及

集傳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

溼曰隰。駢駢，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

毛氏
萇曰

征夫，行人也。

○鄭氏康成曰：衆行夫。

○孔氏穎達曰：使與上介衆介也。

懷思也。○此遣使

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

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故先王之遣使臣也，

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之華，則于

彼原隰矣。此駢駢然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

及矣。蓋亦因以爲戒。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

厚亦可見矣。

輔氏廣曰。以為戒者。即穆子所謂君教使臣之意。夫欲以為教戒而不遂直言之。乃

設言其使臣之情自如此。所謂婉而不迫也。



毛氏萇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程子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

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皇華之光明於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使人惟恐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蘇氏轍曰。煌煌之華。生於原隰。而不知原隰之異。維其所在。而無不煌煌者。臣奉君命。以出而每懷不及事之憂。不忘咨訪。不以遠近險易。易其心。亦如華之無不煌煌也。○朱氏善曰。每懷者。每事而思之。謂之靡及。則其心歉然。常若有所不及也。然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推此心以在外。則耆老之在所當問。遺逸之在所當求。鰥寡之在所當恤。廢墜之在所當舉。上德之厚。而欲其無一之

不宣下情之遠。而欲其無一之不達。為使臣者。固惟恐無以副君之意。而為其屬者。又惟恐無以為使臣之助。庶可以稱斯職矣。

○我馬維駒。恭于恭六轡如濡。如朱如載馳載驅。

虧于虧周爰咨諏。子須子

集傳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使

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

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黃氏佐曰。此章至末章。皆一意。

集說歐陽氏修曰。二章以下。戒其調御車馬。雖有馳驅之勞。不忘國事。周詳訪問。因以博采廣聞。不徒將

一事而出也。○李氏樛曰：使者之奉使，周徧其所而詢問之，周官擇人之職，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邦國而語之，則是使臣之職，欲其周徧咨謀，無所不及也。○輔氏廣曰：程子所謂咨訪使臣之大務者，蓋人君正以其耳目不得親與四遠之民相接，故遣使臣於外，以宣已意而通下情，則為之使者，又豈可不務廣詢博訪，以副其君之意哉。

○我馬維騏。其音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

咨謀。叶莫悲反

集傳

賦也。如絲調忍。

音刃也。

朱氏公遷曰：猶言和柔也。

謀猶諏也。變文

以協韻爾。下章放此。

歐陽氏修曰：諏謀度詢。但叶韻爾。詩家此類甚多。

○我馬維駟六轡沃鳥毒若載馳載驅周爰咨

度待洛反

集傳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劉氏瑾曰沃若有鮮澤之義故猶二章之如濡度猶

謀也

○我馬維駟音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集傳賦也陰白雜毛曰駟呂氏祖謙曰詳解見駟均調也詢猶度

也

集傳劉氏彝曰駟騏駼皆駟之良選所以責使臣之行也○黃氏佐曰首章興其勤使役而常懷不及

之心。下。詳其服使役以補其不及之職。首章述其心。後四章述其事。蓋惟其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惟其事之敏。則其心之勤。益可知矣。

附錄

毛氏萇曰。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鄭氏康成曰。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孔氏穎達曰。左傳云。臣獲五善。是也。魯語曰。重之以六德。是傳之所據。○范氏處義曰。載馳載驅而往。不憚勞苦。周徧咨訪其事。悉以告上。諏也。謀也。度也。詢也。說者謂變文以叶韻。然諏有聚議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度有體諒之意。詢有究問之意。旣欲以告上。故貴詳審。冀得其實也。○呂氏祖謙曰。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者。古語多倒也。歐陽

氏諸說詩中亦兼有此意。然毛傳乃經之本旨。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集傳案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

君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儀禮鄉飲酒禮

注。皇皇者華。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為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疑亦本為遣

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

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

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

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

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

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

者也。輔氏廣曰。范氏說是餘意。夫君臣一體。已不能咨諏善道。則君亦安能聽用已言哉。



嚴氏粲曰。遣使以禮樂歸。又勞之。體羣臣也。○朱氏公遷曰。皇華遣使。勸以義。四牡勞使。恤以情。是以出則盡其職。歸則忘其勞。由君之使臣有道也。

常棣之華

鄂反 五各

不韡韡

韋鬼反

凡今之人。莫如

兄弟

待禮反



與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

宋氏祁曰。世人多誤以常棣為唐棣。

於兄弟用之。唐棣。移也。移。開而反合者也。此兩物不相

親。○李氏樛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與論語所舉唐棣

之華。偏其反而。則爾雅所謂移也。此常棣與采薇

詩曰維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二者異木也。鄂。鄂

然外見之貌。

毛氏萇曰。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孔氏穎達曰。謂華聚而發於外也。

不猶

豈不也。韡韡。光明貌。

王氏肅曰。不韡韡。言韡韡也。○孔氏穎達曰。華非一色。故云光明。

○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

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輔氏廣曰。詩記

所載諸家常棣之說。皆兼比體。惟集傳之說。乃是與體。只是以豈不韡韡。與豈有如兄弟一句耳。

傳說

孔氏穎達曰。常棣之木。衆花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暉乎。○嚴氏粲曰。一章發端。姑言兄弟之常。而辭氣抑揚之間。已有感歎不盡之意。其斯周公之心乎。○朱氏道行曰。凡今之人。大概泛說非屬。毛離裏於我隔膜者。情分不甚關切焉。得如己之兄弟。此其理易見也。下七章。反覆發明。總以見其不如耳。

附錄

鄭氏康成曰。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方于反。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王氏安石曰。華鄂之相恃。不可須臾離者。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也。其相承覆。相恃而不可離如此。○程子曰。不作柎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興人之莫如兄弟也。○呂氏祖謙曰。說文。鄂。作萼。○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諸家文義雖小不同。然詩皆包此意。學者所當徧察熟

也味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叶胡威反原隰裒薄侯反矣兄

弟求矣

集傳

賦也。威，畏。懷，思。裒，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

惡，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尸裒聚於原野之間，亦惟

兄弟為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

下專以死喪急難鬪鬪之事為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

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鬪音，弓而射之，則已垂涕

泣而道之者。序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爲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范氏處義曰。周公遭管蔡之變。因思文武能燕樂兄弟如此。而今乃爾。故作是詩。蓋閔之也。然則謂文武燕兄弟於當時。周公追詠其事於後。於理亦可信。○朱子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爲是詩。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

集說

何氏楷曰。此就常情而言。上章所謂莫如兄弟者。於此驗之最爲親切。○莊子所云以利合者。迫窮禍患。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相收也。

○脊反井益音命零在原。兄弟急難。叶泥反每有良朋。況

也。永歎。吐丹反。叶。它涓反。



興也。脊命。

董氏道曰。爾雅作鷓鴣。

雝渠水鳥也。

禽經。脊命友悌。○陸氏璣

曰。大如鷓鴣。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杜陽人謂之連錢。○陸氏佃曰。物類相感。志曰。俗呼雪姑。鳴則天當大雪。況發語詞。或曰。當作悅。季氏本曰。況與悅同。言朋友情雖愴悅亦但長歎而已。○

脊命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孔氏穎達曰。脊命水

鳥。今乃在於高原之上。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以喻兄弟。既在急難。而相救亦不能自舍。○嚴氏粲曰。小宛取義在於飛則鳴。故曰。題彼脊命。載飛載鳴。此詩取義在於行則搖。故曰。脊命在原。程子以

為脊命首尾
相應是也

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呂氏曰。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則非不憂憫。但視

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詞。容有抑揚。然常棣周

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王氏安石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視兄弟。視兄弟則

急難寇讐。何為而不豫。曰。莫不有君。而為之臣。莫不有父。而為之子。莫不有師。而為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為之兄弟。則吾急難寇讐之所當致力也。博矣。又推而致之朋友。則有所不暇。然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非與。曰。勢足以振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鄰里鄉黨不可不勉也。而況於朋友乎。

○兄弟鬩

許歷反

于牆外禦其務。

春秋傳作侮罔甫反

每有良

朋。烝

之承反

也無戎。

叶而反

集傳

賦也。鬪鬪狠也。

朱氏道行曰。牆與外相應。同室之鬪。在門以內。故曰鬪。

御

也。烝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設有不幸鬪狠于內。然

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

王氏安石

曰。狠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可恃也。

富辰曰。兄弟

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左傳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

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周之有懿

德也。猶曰。莫如兄弟。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

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杜氏預曰。

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孔氏穎達曰。此詩自

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但召穆公見厲

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之詩。以親之耳。

集說

歐陽氏修曰。既言兄弟之相親者如是。又言兄弟雖有內鬪者。至逢外侮。猶共禦之。○輔氏廣曰。二章至四章。雖是周公處管蔡之變。故以死喪急難鬪鬪之事為言。然兄弟真切之情。亦惟於此際。而後見得分曉。若於安平之時。觀之。則人或以為朋友與兄弟等耳。

反經 ○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桑叶

集傳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

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



歐陽氏修曰。及乎喪亂。平而安寧。則反視兄弟。不
 如友生。此乃責之之辭。所謂弔其不咸也。○蘇氏
 轍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
 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為賢於兄

者。弟

○**賓**賓音**爾籩豆飲酒之飶**於慮反**兄弟既具和**

樂洛音**且孺**



賦也。賓陳飶饜具俱也。
王氏安石曰。兄弟孺。小兒無故則既具矣。

之慕父母也。○言陳籩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則
 無與共享其樂矣。

集傳

程子曰。此章勸其相燕樂。養恩義。陳爾籩豆。飲食
得曰。凡人飲燕待親戚朋友之禮。常盛待兄弟之禮。常
簡。愛有餘者。敬或不足。顏情稔熟者。禮文有時而脫略
也。籩豆畢陳。飲酒而至於饜飫。亦可樂矣。何如兄弟無
故飲酒於家庭之間。不惟和樂。其情親義厚。無異於孺
子嬉戲之時乎。

○妻子好呼報反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及反和。

樂且湛荅南反叶 持林反

集傳

賦也。翕合也。○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鄭氏康成曰。合

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董氏道曰。鼓宮宮動。鼓角角應。琴瑟尚宮。其合也。無閒矣。而兄弟有

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

嚴氏粲曰鹿鳴傳曰湛樂之久也



蘇氏轍曰妻子以好合耳及其和也如鼓瑟琴況於兄弟之以天屬也哉特患不親之耳苟其親之

其樂豈特妻子而已○朱子語類問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多為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反覆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此所謂生於憂患死於逸樂那二章正是過人欲而存天理須是恁地看

○宜爾室家

叶古胡反

樂爾妻帑

音奴

是究是圖亶其

然乎

就用乎字為韻



賦也帑子

陸氏德明曰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為妻帑字今讀音孥也

究窮圖

謀。亶。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輔氏廣曰。兄弟之具。翕是乃所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也。此理固當。是究是圖。而信其然矣乎。疑辭也不自以為然。而使之反求諸心。以見其真情實理之所在。周公亦可謂善教人者也。○黃氏佐曰。此章承上

二章而言。欲人驗其信然。所以致丁寧之意也。蓋死喪患難之時。天理真情發見。不待究圖。自知兄弟之重。至此安寧之時。人欲易溺。蔽於不知。必待究圖而後信其重也。

總論

朱氏善曰。自三章至五章。皆舉朋友以明兄弟之當親。自六章至八章。復舉妻子以明兄弟之當厚。薄於兄弟而厚於朋友者。不知親疎之殺者也。薄於兄弟而厚於妻子者。不知尊卑之等者也。故必厚於兄弟而後朋友之好愈篤。尤必厚於兄弟而後妻帑之樂可久。苟兄弟鬪鬪于內。則不惟朋友不得以盡其情。而妻帑且不得以久其樂矣。○汪氏應蛟曰。常棣言兄弟。曲盡人情也。死生憂樂。靡不相通。豈良朋能論厚薄哉。夫天性懿親。始何嘗不篤愛。其後鮮克終。卽有妻子。奚樂焉。故詩之卒章。曰宜室宜家。樂妻帑。意至深遠矣。

常棣八章章四句

集傳

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

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爲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集說

孔氏穎達曰。常棣。燕兄弟也。所以作此。燕兄弟之詩者。周公閔傷管叔蔡叔。失兄弟相承順之道。故言兄弟不可不親。以敦天下之俗焉。此序其由管蔡而作。詩意直言兄弟至親。須加燕飫。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也。○程子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

義故也。

伐木丁丁。

陟耕反。

鳥鳴嚶嚶。

於耕反。

出自幽谷。遷于

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

息亮反。

彼鳥矣。猶求

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叶桑經反。

神之聽之。終和

且平。

集傳

興也。丁丁。伐木聲。

劉氏敞曰。嚶嚶。鳥聲之和也。

郭氏

璞曰。嚶嚶。兩鳥鳴。

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況也。○此燕朋友故

舊之樂歌。

李氏樛曰。既謂朋友。又謂之故舊。亦如鹿鳴之詩。既謂之羣臣。又謂之嘉賓。不必分別言。

之故以伐木之丁丁與鳥鳴之嚶嚶。

名氏祖謙曰什方張氏曰詩人多相

因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而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

而言鳥之求友遂

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則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程子曰。和。謂相好。平。謂不變。王氏質曰。神且來聽。以其和平

亦有感動也。



程子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繼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與朋友之好。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久不渝。可質於神明。○蘇氏轍曰。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羣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於木。以木

為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是以先王不遺朋友。故舊以為非特有人助也。鬼神亦將祐之。以和平矣。○李氏樗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又在上之人率之於上。則民皆翕然效德。歸於淳厚之域。天子求友以治天下。而有和平之效。庶人求友以治一身。而有和平之效。○唐氏順之曰。以和召和。則萬邦協和。而永無拂逆之風。終於和也。以平致平。則四方既平。而永無傾危之患。終於平也。

○伐木許許。

呼古反

醜

所宜反

酒有藇

象呂反

既有肥羜。

直呂反

以速諸父。

扶雨反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叶居五反

於

音鳥

粲洒

所懈反

埽

蘇報反

叶蘇吼反

陳饋八簋。

叶已反

既有肥

牡以速諸舅。

其九反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其九反

集傳

興也。許許，眾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

邪。余遮反

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醜酒者或以筐。

陸氏德明曰：謂

以筐盞音鹿酒

或以草。

孔氏穎達曰：用草者用茅也。

沛。濟上聲

之而去其糟也。

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

禮記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鄭氏康成曰：五齊醴尤濁，和

之以明酌，藉之以茅，縮去滓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事酒，今之醪酒，皆新成也。

奠美貌。荈，未成

羊也。

郭氏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為荈。

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

也。微，無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明貌。

孔氏穎達曰：粲然灑埽其室庭，陳飲食之

饋。

八簋器之盛也。

毛氏萇曰。天子八簋。○孔氏穎達曰。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此

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劉氏彝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

諸舅朋友

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疎之殺。

所界反。

也。

孔氏穎達曰。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觀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

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

答過也。○言具酒

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來。而無使我恩

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

謂能先施矣。

集說

范氏祖禹曰。寧適不來。微我勿顧者。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李氏樗曰。上章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下章但云伐木許許者。省文也。既言伐木之時。鳥猶求友。君子於閑暇之時。則有釃酒肥羜。宴樂朋友。此古人忠厚之情。有見於此。故寧使召之而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黃氏佐曰。以伐木無不用其力。與篤友無不用其情也。

○伐木于阪

叶孚 巒反

釃酒有衍。籩豆有踐。

在演 反

兄

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

音

以愆。

叶起 淺反

有酒湑

思 呂

反我無酒。酤

音 古

我坎坎。鼓我蹲蹲。

七 旬 反

舞我迨

待我暇

叶後 五反

矣。飲此湑矣。

集傳

興也。衍多也。踐陳列貌。

嚴氏粲曰。解見伐柯。

兄弟朋友之同

儕者。

曹氏粹中曰。兄弟者。同氣之親。推而廣之。以及其異姓。皆得稱焉。

無遠皆在也。

胡氏

紹曾曰。尊者不敢必其來。兄弟則言無遠立言之法。

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

等也。乾餼。食之薄者也。

嚴氏粲曰。餼。乾食也。公劉乃裹餼糧。王制。乾豆。注云。乾謂腊之

以為愆過也。

曹氏粹中曰。易曰。飲食必有訟。

滑亦醜也。酤買也。

嚴氏粲曰。設言

縱使無酒。猶當酤之。下文言飲此滑。知不待酤也。

坎坎

擊鼓聲。蹲蹲舞貌。

謝氏枋得曰。滑我。我滑之也。酤我。我酤之也。謝氏枋得曰。鼓我。我鼓之也。舞我。我舞之也。

迨及也。○言

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事故。或但以乾

餼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

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徐氏鳳彩曰。飲乘於暇。既不拘好會燕饗之常。

亦不廢蒞朝。

考政之期也。

集說

蘇氏轍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餼相譴。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潛之。無則酌之。不以

有無為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

輔氏廣曰。此章蓋極道和樂而不變之意。言細民之相

失。或以薄乎飲食。而不以相分之故。蓋前章既言其厚

故此章又以薄者言之。且乾餼之愆亦微過耳。於微過

而猶不敢不謹。則其大者可知矣。○鄒氏泉曰。

以伐木必於所生之地。興燕飲必於所親之人。

總論

朱氏善曰。伐木以燕朋友。而篇中有諸父諸舅兄弟之辭。何也。曰。人之所資乎朋友者。以明道也。以

進德也。貴之而為天子。賤之而為庶人。尊之而為父兄。卑之而為子弟。親之而為同姓。疎之而為異姓。其分雖不同。而其可友則如一。故以賤交貴。而不為諂。以貴交賤。而不為屈。以卑就尊。而不為僭。以尊就卑。而不為賤。內取之同姓。而不為昵。外取之異姓。而不為泛。道之所存。德之所存。即吾友之所存也。而何貴賤親疎之閒哉。○何氏楷曰。禮有饗。有食。有燕。饗禮。烹太牢。以飲賓。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凡設而不倚。食禮。無樂。有飯。有殺。雖設酒而不飲。燕禮。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其爵無算也。其樂無算也。此詩言有肥牡。肥豜。是用太牢。則同於饗。言陳饋八簋。邊豆有踐。是有飯。有殺。則同於食。言有酒。滑我。無酒。酤我。是無算爵。言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是無算樂。則同於燕。兼是三者而備之。蓋禮之盛也。

伐木三章章十一句

集傳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

故知當為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范氏

處義曰。是詩原六章。

考文義當作三章。

集說

真氏德秀曰。鹿鳴之詩。以臣為賓。敬已至矣。以臣為友。敬

益至焉。玩伐木之詩。止見為人之求友。而不見為君之求臣。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臨之分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直處

反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集傳 賦也保安也。曹氏粹中曰保則不危定則不傾。爾指君也。歐陽氏修曰詩

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為言。○王固堅單盡也。除除舊

氏質曰人傳天辭如皇矣帝謂也。程子曰除更新也。日益之義。○胡氏紹庶衆

而生新也。曾曰除字詩中皆直慮反。除猶易也。也。○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

以荅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荅唯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懽心而不強以

為者也。○曹氏粹中曰人臣之福祿出於君。人君之福

祿出於天。○輔氏廣曰此章言天之安定我君亦甚堅固也。使我君無不極其單厚其於福社無不見其除舊而生新也。使我君多見其悠久之益以莫不庶便之。

盛大之意。終篇不過是此二意也。○朱氏公遷曰：往方消來者復受福之在已無少閒也。○無時而不受福則積之也極厚。故以單厚言。無事而不受福則得之也極多。故以多益言。何福不除以莫不庶正以申言單厚多益之意。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反。穀聲無不宜。受天百

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集傳

賦也。聞人氏曰：戩與翦同。盡也。

范氏處義曰：說文以實始翦商之翦

為戩亦取除舊為義。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聲盡

遐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

際交相與也。

朱氏公遷曰。爾既受於天。天又錫於爾。所謂交相與也。書

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

集說

歐陽氏修曰。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無所不宜。而受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

殷勤重複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蘇氏轍曰。將使之安有福祿。故開其心智。使之無所不宜。以能受之。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如是。然後可以長有其福。而日且不足矣。此所謂何福不除也。○輔氏廣曰。此章又言天使我君無不盡善。云為動作。無不適宜。而亦既受天之百祿矣。而天之所以申命其悠久之福者。方且維日不足也。罄無不宜。受天百祿者。已然之事也。也。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者。方來之事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台。早如岡。如陵。如

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集傳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氏

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為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最大名

為陵劉氏熙曰山產也產生物也阜厚也言高厚也

陵隆也體高隆也岡鄭氏康成曰此言其

亢也在上之言也皆高大之意福祿委積高大也

川之方至劉氏熙曰川穿也穿地而流也言其盛長之

未可量也

集說 呂氏大臨曰上章言受百祿降遐福其莫不庶也

既庶矣則欲積累至於崇高故曰以莫不興如山

阜岡陵言其興也既興矣欲增益而不絕故曰以莫不

增如川方至言其增也徐氏鳳彩曰以上三章皆言

天之福君欲君
祈天永命也

○吉蠲古立反為饔尺志反是用孝享叶虛良反禴餘若反祠

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集傳

賦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

劉氏瑾曰諏日者君臣謀祭日於旬有一日

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諏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凶也擇士者大射於射宮以選與祭之士○蔣氏悌董氏道曰生曰既諏士然後卜日卜吉而後有祭期蠲周官蜡氏注曰蠲如吉圭惟饔之圭則言齊戒滌濯之潔劉氏瑾是圭字作蠲音韓詩作吉圭謂七日齋三日戒之類滌濯謂漚濯祭器埽除宗廟之類饔劉氏瑾曰儀禮有饔酒謂漚濯祭器埽除宗廟之類

食也。

郭氏璞曰。猶今云饌饌。皆一語而兼通。邢氏昺曰。言饌之一字。通酒食兩名也。

享獻也。

宗廟之祭。春日祠。夏日禴。秋曰嘗。冬曰烝。

孔氏穎達曰。孫炎曰。祠之言食。禴。新菜可灼。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若以四時當

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自殷

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

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公。先公也。謂后

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司馬氏遷曰。亞圍子。公叔祖類。

氏貞曰。世本云。太公。組紺。諸塾。先王。大王以下也。孔氏

音籌。三代世表稱叔類。凡四名。

曰。周之所追。太王以下。其太王之前。皆為先公。問古

無追王之禮。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太王。王季。文王。故

追。王三王。至於組紺以上。則止。祀以先公之禮。朱子曰。

然。周禮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乃是天子祭先

公。先公也。謂后

公之禮耳。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嘏

主人之詞。

毛氏萇曰。尸所以象神。○孔氏穎達曰。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

等。是傳神辭

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

嘏主人也。

所作也。

劉氏瑾曰。此詩所以答前五篇。然則前五篇亦作於武王以後明矣。

集說

歐陽氏修曰。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於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亦神亦降之福。○朱氏公

遷曰。此言祖宗降福之故。必述嘏詞以祝之者。明其出於神意。而非無徵之言也。將祭而先盡其誠。則致祭而必受其福矣。○鄒氏泉曰。此章先言祭者。特本致福之由耳。非若他詩盡事神之禮。而始獲神之福也。

○神之弔

都歷反

矣。詒

以之反

爾多福

叶筆反

民之質矣。

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集傳

賦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

鄭氏康成曰神

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

詒遺質實也。言其質實無偽。日用飲

食而已。

王氏安石曰民無所施其智巧也

羣衆也。黎黑也。猶秦言黔。

其淹

反

首也。百姓庶民也。為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為

德也。

集說

范氏祖禹曰。君所以為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

君人者之至願也。彭氏執中曰。上有多福之君。則下受多福之庇。始言民。繼言羣黎百姓。廣而言之。正修已

安人安百姓之意也。○劉氏瑾曰。此承上章祭祀而言神之降福。推而至於民之質實。百姓之為德。莫非君之福也。亦莫非君之德也。所謂德者。其一篇之本領歟。○朱氏公遷曰。神降多福。不惟福爾一身而已。必使民德歸厚。而為人君之大福也。上章專言其悠久。此章專言其盛大。福至於此。無以加矣。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

反胡登

起虔反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集傳

賦也。恒。弦。

陸氏德明曰。恒本亦作絙。

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

孔氏

穎達曰。弦有上下。知上弦者以對如日之升。是益進之義。故知上弦矣。

日始出而就明。騫

虧也。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問承是繼承相接續之義。如何。朱子曰：松柏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

集說

呂氏大臨曰：上言神享之矣，民服之矣，福祿無以加矣。又欲常享是福，有進而無退，有成而無虧，相

承而無衰，故以日月南山松柏喻焉。○輔氏廣曰：此章又言其進盛悠久，相繼無窮之意，無不爾或承，是言其子孫承繼之意，夫人心自以為足，則已矣，故天保之臣祝其君以福祿，言有盡而意無盡也。

總論

朱氏善曰：是詩前三章言天之福我君，後三章言神之福我君，故三章以山阜岡陵喻其福之興盛。

以川之方至，喻其福之盛長，所以終首章而下之意。六章以日月松柏，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以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不變，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當是時，君以鹿鳴四牡，皇華燕羣臣，以常棣燕兄弟，以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荅其君者如此。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所以上下交，德業成，而均享盛大悠久之福也。歟。○季氏本

曰。人君能以德及民。宜享多福。故其臣美之。蓋欲其德之有常也。雖稱頌之。而歸於有德。則責難之意寓焉。○朱氏謀璋曰。人臣將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為之詞。必稱天保之。天定之。先公先王以詒之。尊敬之義也。

天保六章章之句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天保詩者。言下報上也。謂臣下作詩。歌君之美。言天保神祐。福祿所鍾。是臣下歸美以報其上。○劉氏瑾曰。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同。一事。所歌非同一時。所燕非同一臣。而其臣之荅之。則惟同歌此詩者。蓋凡臣子之祝報其君。惟願其福祿壽考而已。試取前五詩分而讀之。而各以此詩荅之。尤可見其一時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

采薇采薇薇亦作

叶則故反

止曰歸曰歸歲亦莫

音暮

止靡室靡家叶古玃音險狁音允之故不遑啓居玃

狁之故此章作與莫故叶薇與歸叶家又與居叶

集傳興也薇菜名呂氏祖謙曰作生出地也劉氏彝曰

出莫晚靡無也玃狁北狄也遑嚴氏祭曰暇啓跪也見四牡不遑

啓○此遣戍役之詩孔氏穎達曰戍守也謂遣守衛之役人以其出戍之

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

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黃氏佐曰曰歸曰歸

則歲亦莫止矣黃氏佐曰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

次定寺歷專况真集 卷十 鹿鳴之什 三

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獫狁
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敘其勤苦悲傷之情。
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
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朞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
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音仲春至。春
莫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

防秋也。許氏謙曰。防秋。宋遣戍之名。

集說

程子曰。采薇采薇。以薇爲遣戍役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舍其室家不遑暇起居。以

獵狁之故也。○嚴氏粲曰。念歸之切。當在歲晚。雖託為軍士自計之辭。亦因示歸期以安其心也。獵狁之故。言不得已而用兵。非上之人毒我也。此以義曉之。而託於軍士之自道。若其心之已諭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

心烈烈。載飢載渴。

叶巨烈反

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集傳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

也。孔氏穎達曰。聘。問。俱是謂問安否之義。散則通。對則別。

○言戍人念歸期之遠。

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

之安否也。



輔氏廣曰。凡人在道路時。飢渴固有所不免。故卒章言其歸路之情。亦曰載渴載飢。成者勤苦之情。大槩最切者有四。一則有舍其室家之悲。二則有不遑啓居之勞。三則有載飢載渴之苦。四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於首兩章。備道此四事以慰之。○段氏昌武曰。天下之艱苦。非所期而驟遭焉。則情必至於難堪。倘前知其必然。而一旦當之。則安矣。是詩作於遣戍之初。而預道其室家之契闊。飢渴之窮困。道途經歷之險阻。如此。正所以安其心。使不至臨境而驚憂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

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反直

叶訖力反 我
叶六 行不來

集傳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

李氏公凱曰：始言微始生，中而柔終而剛，以見天時之變。

爾。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之曰陽月也。

程子曰：疑於無陽，故謂陽月。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問十月何以爲陽月？朱子曰：剝盡而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以此見天地無休息處。孔甚疚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集傳

輔氏廣曰：歲亦陽止，亦謂來歲之十月。於歸期爲近也。此章言其既至戍所，則當勉於王事，無苟安

息寇敵之來，當竭力致死，而無復有回顧之意。憂心孔疚，切於仁也。我行不來，安於義也。情與理並行而不相

也。悖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芳無胡瓜二反彼路斯何。君子

之車。斤於尺奢二反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

月三捷。



與也。爾華盛貌。

董氏迪曰。爾雅注。說常常棣也。嚴

粲曰。解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孔氏穎達曰。以其乘

見常棣。謂將帥得稱路者。左傳。鄭子嶠。叔孫。業業。壯也。捷。勝也。

○彼爾然而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

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

閒。三戰而三捷矣。朱氏公遷曰。此章預言其蓄勇以待敵如此。

集說 鄭氏康成曰。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王氏安石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言憂勤之至。而冀其功之速成也。○段氏昌武曰。聖人。不欲以一戰求盡也。戰而敗。敗而三焉。在彼亦心服。在此亦非倖矣。曰三者。以赴敵休士之節約而言之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君子所依。小人所

腓。符非反四牡翼翼。象弭魚服。叶蒲反豈不日

戒。叶訖反玃狁孔棘。

傳

賦也。騃騃強也。依猶乘也。腓猶芘也。

鄭氏康成曰。腓當作芘。○

孔氏穎達曰。謂依廕也。

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

動也。

董氏道曰。案字書。腓脛腓也。易之咸艮皆取象以著其隨物以動也。○李氏樗曰。言此車乃君子所

處。小人則

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弣。

所

從而動也。

反也。孔氏穎達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

謂繳束而漆之。又曰。無緣者謂之弣。孫炎曰。不以

繳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弣者。弓弣之名。以象骨為之。

是弓之末。弣也。○嚴氏粲曰。左傳云。左執鞭弣。曲禮云。

右手執簫。簫弣頭。即受弦處。以

魚獸名。似豬。東海有之。

象齒飾之。上下不至齟齬也。

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鞬。

居言反。

矢服也。

陸氏幾曰。

魚獸之皮雖乾燥以爲弓韃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戒警

棘急也。○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劉氏

彛曰。君子則依之以爲備禦也。小人則腓之以爲進退也。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

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乎。獫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

備也。朱氏公遷曰。此章亦預言在戍所之時而致謹以防寇者如此。

陳氏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

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爲利大矣。○鄒氏泉曰。駕彼二句。言駕車之馬甚強也。君子二句。言所乘之車利用也。四牡句。言行列

整治也。象弭句。言器械精好也。豈不日戒。總承車馬行伍器械如此。豈可恃此而不日相警戒乎。猥狃孔棘。即警戒之辭。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霏芳菲反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

哀。叶於希反



賦也。楊柳。蒲柳也。霏霏。雪甚貌。遲遲。長遠也。○此

章又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

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

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

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朱氏公遷曰：首章風諭以不得已之

意末章體悉以不忍人之心起結兩章相應也。

集說

曹氏粹中曰：往時楊柳依依則與首章薇作之候同。來時雨雪霏霏則遲於三章陽止之候矣。○輔

氏廣曰：路之長遠身之飢渴是亦勞苦之甚而傷悲之極也。上之人既已述其情如此則知之可謂盡矣。而猶曰莫知我哀可見其體悉之心無有窮極也。且於其遣戍之初而遽言及此則亦不憂上之人不我知矣。

總論

程子曰：首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卒章言其歸以憫其勞。

○朱氏公遷曰：前三章雖兼私情公義言而重在義。四章五章專言公義。六章專言私情。教戒以倡其勤。憫恤

以致其悅使人之道當然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集說

范氏處義曰采薇序雖指言文王之時大抵天保以上采薇以下文武之世皆歌此樂章宜為文武之詩○謝氏枋得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羣臣所謂本人情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詩合觀

我出我車于彼牧

叶莫狄反

矣自天子所謂我來

六叶

直反矣召彼僕夫謂之載

叶節力反

矣王事多難

乃旦維反

維

其棘矣

集傳

賦也。牧，郊外也。

爾雅：郊外謂之牧。○邢氏曷曰：言可放牧也。

自從也。天

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

孔氏穎達曰：周禮：戎僕掌御戎車。御夫掌御貳車從車。是僕夫

與御夫別矣。而言僕夫御夫者，以此云維其載矣。言裝載物，是從車之事故為御夫。其實此僕夫亦有戎僕也。

○此勞還率

帥音

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

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

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

可以緩矣。

集說

鄭氏康成曰：王命名已，已即召御夫。使裝載物而往。王之事多難，其召我必急，欲疾趨之。此序其忠

敬也。○程子曰。出車于牧。王命之征。赴事之急。不敢寧也。○謝氏枋得曰。此章有尊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志。有整暇勇決之材。有奔走犯難之忠。○鄒氏泉曰。自天子所二句。蓋語其人。以見王命之重。與三章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意不類。此是在郊外時事。彼是至朔方時事。此是表其出有所自。彼欲振作士卒之氣耳。

○我出我車于彼郊叶音高矣。設此旒叶音兆矣。建彼

旒音毛矣。彼旒音餘旒斯。胡不旒旒叶音蒲。憂心悄悄。

僕夫況瘁似醉反

集傳 賦也。郊在內。劉氏瑾曰。都城外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也。蓋前軍

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陸氏化熙曰。出車在郊。視前在牧之車為後軍。則所見上

是設旒建旒而設旗建旒已在彼牧故亟設陳也龜蛇

接之曰彼旗旒斯蓋兼前後軍言之也
曰旒許氏謙曰龜蛇曰旒鳥隼曰旗建立也旒注旒於

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旗嚴氏粲曰旗鳥隼龜蛇曲禮所

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范氏處義曰詩所謂旒者楊氏

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進退

有度各司其局朱氏公遷曰局部分也左者常右則士

無失伍離次矣旒旒飛揚之貌嚴氏粲曰繼旒曰旒旒

燕尾者名之為旒言旒之本體也左傳建而不旒言不
張旒也此胡不旒旒乃飛揚之貌生民荏菽旒旒亦揚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卷十 鹿鳴之什 四

也。起悄悄憂貌。况茲也。或云當作况。○言出車在郊。建設

旗幟。音熾彼旗幟者。豈不旆旆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

大責重為憂。而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東萊呂氏

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之

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黃氏幹曰。臨事而

畏之心。此誠行軍法也。



程子曰。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

地。人競於趨事。或設旒於干。或建旒於車。車上載干。干上設旒。干首有旒。旒。互言之耳。彼殯與旒。皆旆旆然。

飛揚軍容甚張也。然憂心悄悄，僕夫亦為之憔悴。述其前時之戒懼，以慰勞之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

叶鋪郎反

央於良反。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

襄。

集傳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程子曰：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

方朔方。孔氏穎達曰：北方皆言朔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北方也。此直云方，即朔方也。今靈

夏等州之地。皇輿表：靈州，今靈州所屬寧夏衛。夏州，今寧夏衛。並隸陝西。彭彭，衆盛

貌。交龍為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

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

蔡氏沈曰襄駕

出其上也

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

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旒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

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

揚。竝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獫狁之難除。禦

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

范氏祖禹曰。往城于方。所以守

衛中國也。非取獫狁之地而城之。

○劉氏

瑾曰。此上三章皆本於公義以勞之也。

集說

蔣氏悌生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國人之辭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南仲之辭也。由國人觀之。則軍

之甚盛不可當。自南仲論之。則制戎之長策不可易。誠以戰而勝之。不若不戰而屈人。兵之為愈。勝而滅之。孰若兵不血刃而戎患自息之為長。此明良之定策。馭戎之要術。出自王言。而入乎南仲之耳。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歟。○姚氏舜牧曰。說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見上所云。出車建幟以急難者。蓋承此命耳。故南仲始出令軍中。以振厲士卒之氣。士卒皆用命。而玁狁于襄焉。其出也。有名其作也。有勇。而其往也無敵。此之謂王者之師。此之謂王者之將。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

叶芳無反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于付反

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

集傳

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

孔氏穎達曰：雪簡落而釋為泥塗。簡

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

命臨遣之詞也。

孔氏穎達曰：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問簡書二說，朱子曰：後

說為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則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黃氏佐曰：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請救邢以從簡書。集注出此，然非此詩本意，故從後說。○此言

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

出之久也。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

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

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集說

曹氏粹中曰。南仲既襄獫狁。則思歸矣。繼得伐西戎之命。不敢或違。故曰畏此簡書。○嚴氏粲曰。言我昔自朔方而往伐西戎。當黍稷方華。六月時也。今我自伐西戎歸而在道。雪獯為塗泥。春初時也。初謂止伐獫狁。期於歲莫。可以畢事而歸。因有西伐之命。遂致遷延。春初猶在道也。開書謂移師西伐之命也。

○噍噍

於遙反

草蟲。趨翅

他歷反

阜螽。未見君子。憂

心忡忡

救中反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戶江反。叶胡攻反

赫赫

南仲薄伐西戎

集傳

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

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然後心可降耳。朱氏

公遷曰。此與召南草蟲同。但彼婦人自述。然此南仲。今之詞。此則述婦人之情。而代賦其事耳。

何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獫狁而還師以

伐昆夷也。與薄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



程子曰。觀此詩意。似當時西戎兵不加而服。○輔氏廣曰。前章既言其歸途之事。故此章又述其室

家之情。雖家室之人。皆以為薄伐西戎不勞餘力。則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可知也。○季氏本曰。草蟲鳴。鄭氏以為晚秋之時。蓋在六月出車之後。雨雪載塗之前。朔方城畢。而西戎警急之時也。此時南仲家人感於時物之變。方思其歸。而忽有西戎之伐。尚不得歸也。

○春日遲遲卉

許貴反

木萋萋

七西反

倉庚喈喈

音皆叶居

奚反

采繁祁祁

巨移反

執訊

音信

獲醜薄言還

音旋

歸赫

赫南仲。玃狁于夷。

集韻

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

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眾也夷平也

姚氏舜牧曰于襄者

掃除而無敵也于夷者蕩平而無事也

○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

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

樂哉鄭氏曰此詩亦伐西戎獨言平玃狁者玃狁大故

以為始。以為終。劉氏瑾曰。此則述其歸日之懽情以勞之也。

集說

嚴氏粲曰。上章言其未歸也。室家望之。此章言其既歸也。室家喜之。敘景物之暄妍。稱將率之功。伐皆喜而道之也。繫以生蠶婦人之事。述其所見。知為室家之言也。獨言獼狢不言西戎者。舉出師所主也。采芑不戰亦言執訊獲醜。此詩亦不戰而言之也。

綱論

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敘。大要在歸功將率。○輔氏廣曰。行師之道。始出則尚嚴肅。既歸則尚和樂。故出則有誓。而歸曰凱還。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

出車六章章八句

集說

嚴氏粲曰。采薇。方遣行之初。而預道其將來之勞苦。見深體之心也。出車。杖杜。當還歸之候。而追述其已往之勞苦。示不忘之意也。

有杖

反大計

之杜

反華板

其實王事靡盬繼嗣

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集說

賦也。皖。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

嚴氏粲曰。陽。解見采薇。

遑。暇。

也。○此勞還役之詩。

鄭氏康成曰。役。戍役也。

故追述其未還之時。

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

嚴氏粲曰。杜。解見唐杖杜。

有皖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

日而無休息之期。

王氏質曰繼嗣我日積日為月而至於陽。

至於十月可以

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矣曷為

而不歸哉。

范氏祖禹曰女心傷止居者之思也凡行役惟居者之憂為甚。

或曰興也。

毛氏

葛曰興也。杖杜猶得其時蕃滋。征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

下章放此。

劉氏瑾曰指二章而言也。



曹氏粹中曰始遣之也。以楊柳依依之時而出行。期以雨雪霏霏之時而來歸。今既十月期已至矣。

故其室家思念之久而至於哀傷也。○輔氏廣曰述其

室家之情不直言其思之切而必曰王事靡盬則雖其

室家亦知義也。○劉氏瑾曰次年十月乃戍畢之時故

采薇遣戍之際預言歲亦陽止以為歸期此章之思望

征夫者亦以日月陽

止而知其遑暇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佳

賦也。萋萋盛貌。春將莫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佳

毛氏萋曰。室家踰時則思。○輔氏廣曰。王事靡盬者。公義也。我心傷悲者。私情也。雖其室家亦情義

竝行而不相悖也。○劉氏瑾曰。戍者之還。當以仲春至家。故此章於杕杜萋萋之時。而知征夫之可以歸也。○鄒氏泉曰。杕杜有實。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戍畢之期也。故念其當暇。杕杜有葉。是今年二月春之將莫。至家之期也。故念其當歸。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叶滿

洧檀車。幘幘。

反。尺善。

四牡瘡瘡。

古緩反。叶古轉反。

征夫不遠。



賦也。檀木堅，宜為車。

毛氏萇曰：檀車，役車也。○孔氏穎達曰：伐檀曰伐輪，伐輻。

是檀可為車之輪輻。又大明云：檀車煌煌，武王之戎車。

幘幘，敝貌。瘡瘡，罷。

音皮貌。○

登山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蓋託以望其君子。

曹氏

粹中曰：以朔方而視岐周為南，故陟北山以望之。

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

也。呂氏祖謙曰：邱氏曰：我君子也。父母，君子之父母也。

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

之壯而罷矣。

孔氏穎達曰：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之車而備四馬，故曰四牡。非庶人

尋常得乘四馬也。

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集說

嚴氏粲曰。婦以事舅姑為職。汝墳勉其夫以正。則曰父母孔邇。蓋謂不必憂家也。此詩望其夫之歸。則曰憂我父母。蓋謂父母思之。當早歸也。汝墳則下之人明其義。此詩則上之人體其情。各盡其道也。

○匪載匪來。

叶立直反

憂心孔疚。

叶訖力反

期逝不至。

叶朱力反

而多為恤。

下筮偕。

叶舉里反

止會言近。

叶柒紀反

止征夫。

邇止。

集傳

賦也。載。裝。疚。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言征夫

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況歸期已過

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如何哉。

毛氏萇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

之情。以期望之。○王氏炎曰。而多為恤。飢渴歟。疾病歟。死傷歟。是何期逝不至也。故且卜且筮。

相襲俱作。何氏楷曰。禮。大事。先筮而後卜。小事。則龜筮不相襲。今相襲俱作。以心之惶惑不定也。

合言於繇。直又反。○羅氏中行曰。著龜之辭也。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

邇而將至矣。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

為也。



輔氏廣曰。征夫不遠。料想之辭也。征夫邇止。決定之辭也。歸期近而思愈切者。人情也。期逝不至。然

後憂傷孔疚焉。行者過期而不至。則居者之憂百端矣。○鄒氏泉曰。近謀乃心。或蔽於私臆。遠度諸物。猶出於

想像。故以卜筮終之。

總論

范氏處義曰。此詩專勞戍役。終始言室家思望。待小人之道。尤貴於切近其情也。○嚴氏祭曰。此詩四章。皆不言戍役來歸之事。惟述其未歸之時。室家思望之切如此。則今日之歸。其喜樂為何如也。所以慰勞之也。○劉氏瑾曰。前三章。皆述其私情。而兼公義為言。卒章。則又專勞之以私情。大槩與四牡采薇出車同本於公私情義以慰之也。

杜四章章七句

集傳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

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

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扶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集說

蘇氏轍曰：兵之出也，有遣役而無遣率，蓋爲軍中之禮也。軍中上下同事，故遣役而遂遣率。及其還也，率役分勞，蓋爲國中之禮也。國中貴賤異數，故勞率而後勞役。○李氏樗曰：呂吉甫嘗云：其遣也，則預述其還歸之事，其還歸也，又不忘其行役之勞，故采薇出車扶杜之詩，遣勞率役之事，雖不同，而敘其往返始終之情，以憫之，則一也。

南陔

集傳

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

考之。其篇次當在此。

輔氏廣曰。已下三篇不綴於皇皇者。華之後而附於此者。

欲以笙詩六篇相次也。

今正之說見華黍。

附錄

李氏善曰。陔隴也。○呂氏向曰。南方養萬物方。此以戒養故取之為名。○王氏應麟曰。羣

經音辯云。序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為節。明無失禮。與詩序義協。愚案春官樂師鄭司農注。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為節。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

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

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
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

集傳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

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

立于縣中。

李氏如圭曰。諸侯軒縣。縣中者。北縣之南也。鄉飲酒。唯有磬。故笙立于磬南。

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

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

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

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

劉氏瑾曰。魯鼓薛鼓。

之節其譜見禮記投壺篇末。蓋魯薛二國投壺燕射擊鼓之節也。其圓者擊鼗其方者擊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詞也。

集說

董氏道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

於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工師肄業朝夕其事是以因其器識其聲而知其義之如是也。然則亡其辭者非失亡之乃本亡也。○李氏樗曰。其辭既亡則其義不可得而知。鄭漁仲曰。詩多以首二字或篇中次取二字或一字以為題。如螽斯。樛木之類。皆是即物而命。或賦或喻。故一篇之義全屬題中。如竹竿。君子陽陽。大東。四月之類。一篇之義不全屬題中。丰還之類。一篇之義全不在是。但說篇中一兩字爾。此六章有題無詩。作序者但考二字。便率意作一篇之序。此說是也。夫言詩正如言

書其亡書序雖存亦不可以強通。詩既亡其辭。又無其文。安可以強通乎。毛氏以意度之。其後束皙又以毛氏之意作補亡也。○黃氏震曰。古者亡卽無字。亡其辭之說。云出於毛公。毛公。漢人。漢世以亡爲無。王雪山云。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毛氏萇曰。

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氏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張子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旣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呂氏祖謙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旣可

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嚴氏粲曰。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即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矣。序本因其辭以知其義。後亡其辭。則惟有序所言之義存耳。

魚麗

力馳反

于鬻

音柳與酒叶

鱣

音沙叶蘇何反

君子有酒

旨且多。



興也。麗。歷也。鬻。以曲薄為笱。而承梁之空。

音孔者也。

毛氏萇曰。鬻。曲梁也。寡婦之笱也。○孔氏穎達曰。以薄為魚笱。其功易。故號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鱣。

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

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陸氏佃曰。今黃鱗魚。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也。鱣。

鮐徒何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濮氏一之曰鯊

魚多種。有極大者。其皮如沙。今人以為刀劍鞘。吹沙。小魚耳。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

而又多也。朱子曰。舊說。君子有酒。旨為句。且多為句。非是。當以有酒為句。旨且多為句。且畱酒。鯊多。

亦隔句。協韻也。○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

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何氏英曰。古

盛備。蓋無非以寓其誠敬。而賓亦樂其優勤之意也。或曰賦也。下二章。放此。毛氏

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

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罽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麇。不卵。士不隱。

次三時。聖尊。凡。意。卷。一。白。華。之。什。三。

塞庶人不數罟。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朱子曰。凡此皆先王之政也。然必有至誠惻怛之心。仁厚愷悌之化。使人不知其所以為之者。然後可行耳。不然則叢脞已甚矣。豈所恃以為治者哉。



蘇氏轍曰。苟而獲鱸。鱸施者小而得者大也。古之仁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

獸蕃殖。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閑暇而為酒醴。以燕樂之。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朱氏公遷曰。此不主言魚。借之以為起語耳。但蓄中之魚。既有鱸。又有鯿。君子之酒。既已旨。又且多。以二者兼備為興。

○魚麗于罟。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鱧。同重也。嚴氏粲曰。毛氏以鱧為魴。本又

曰鯨。音也。嚴氏粲曰。舍人云。鯨名魴。陸璣云。魴似鯉。類

也

集說

季氏本曰。多旨。即上章之意。取協韻。故覆言耳。

○魚麗于罍。鰕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叶羽已反

集說

興也。鰕。鮎。

念平聲

也。

孔氏穎達曰。釋魚有鰕鮎。郭璞曰。今鰕額白魚也。鮎。別名鯁。孫

炎以為鰕鮎。一魚郭璞以鰕鮎各為一魚。有猶多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萬物盛多。詩人特取於魚。何也。蓋魚之為物。非人力所能及。必陰陽和而後衆多。故夢

魚者為豐年之兆。今魚之麗于罍者。有鱠鯉焉。有魴鱧焉。有鰕鯉焉。則他物之盛。當稱是矣。君子之行禮。特言有酒。蓋酒以行禮。故為酒為醴。所以洽百禮。○濮氏一之曰。興言竹罍何足以得巨魚。而乃有魚如是之多。自

謙不足以致賢而乃賓客如是之衆。雖衆也。主人不患於無酒也。美而且多。多而且廣。豈真謂罾中之魚。殺隨之言物。則所該者廣。哉。謂曲梁之筍。果可以得如是衆多之魚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叶居何反

集傳 賦也。

集說 季氏本曰。物。謂水陸之羞。嘉。即旨也。本前章多且旨而言。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叶舉里反

集傳 賦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季氏本

曰。借。即多也。言水陸之物皆備也。

○物其有叶羽矣。維其時叶上矣。

集傳 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

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集說 程子曰。盛而及時也。○王氏安石曰。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類是也。○呂氏大臨曰。物常有而不乏。

則可以待時而取之。故曰維其時矣。物不常有。不可必其時也。○呂氏祖謙曰。物雖盛多而皆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閑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總論 季氏本曰。前三章皆言有酒。乃置酒之通名也。後三章皆言物。則其所謂旨。所謂多者。皆以穀言矣。

雖用字不同。其實嘉與時皆所以言旨也。有與偕皆所以言多也。不過即旨多二義。反覆歎詠以見主人禮意之殷勤耳。如此賢者豈不樂就哉。○黃氏佐曰。或曰樽酒簋貳曰可用享。而瓠葉兔斯聖人取之。魚麗之燕。母乃過於侈乎。夫養賢所以養天下也。故聖王重之。燕饗所以致其交也。故賢士觀之。儉豈其所先哉。燕之於寢則稱之曰賓饗之於廟則躬為獻酬。禮以食之。樂以樂之。實以將之。猶汲汲然若有所不及也。故魚麗則盡物以優賓。瓠葉則薄物必與賓共。彼述主人之謙詞。此達主人之誠意。非以論豐儉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集傳

案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

朱氏公遷曰前樂謂

歌鹿鳴四牡皇華奏南陔白華華黍也

皆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

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閒代也。言一歌
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
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
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王
詩。其失甚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魚麗詩者。美當時萬物盛多。
能備禮也。○朱子曰。魚麗諸篇。皆君臣燕飲
之詩。道主人意。以饗賓。如今宴飲致語之類。亦有
閒敘賓客辭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
歸。亦此意。

由庚

集傳

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附錄

李氏善曰。由。從也。庚。道也。言物竝得從陰陽道理而生也。

南有嘉魚。蒸

之承反

然罩罩

張教竹卓二反

君子有酒嘉

賓式燕以樂

五教歷各二反

集傳

興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鱗

才損反

鱗。肌肉甚

美

朱氏公遷曰。諸本作鱗。鮒肌誤。何氏英曰。吳師道曰。案詩記引山陰陸氏曰。鮒質。鱗。肌肉甚美。傳是

本此。而本有誤脫。今興國刊本。朱鑑。所傳者。鯉質。鱗。鱗。為是。鮒字誤。無疑。出於沔南之丙穴。

李氏樗曰。嘉魚。鄭氏意以為善魚。是魚之美者。案左太
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嘉乃是魚名
也。丞然發語聲也。罩。篴。助角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孔

穎達曰。釋器云。篴謂之罩。李巡曰。篴。編細竹以為罩。捕
魚也。孫炎曰。今楚篴也。郭璞曰。今魚罩。然則罩以竹為
之。無竹則以荆。故謂之楚篴。重言罩罩。非一之詞也。○此亦燕饗通

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丞然而罩罩之矣。君
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
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劉氏瑾曰。詩言燕樂衍

道達主人
樂賓之意

集說

蘇氏鞅曰。魚之在水。至深遠矣。然人未嘗以深遠為辭而不求。雖不可得。猶久伺而多罩之。是以魚無有不得也。苟君子之求賢。心誠好之而不倦。如是人之於魚。則亦豈有不可得者哉。○朱氏公遷曰。以魚起興。與魚麗同。所薦之物。不止於魚。特借此為起語爾。然魚必取以供燕饗。酒必舉以樂賓客。則又以用物之義為興也。○姚氏舜牧曰。讀其詞。似以有魚興有酒。然其意實以嘉魚興嘉賓也。觀下章甘飴。翩離自見得。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所諫反

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以衍。

苦旦反

集傳

興也。汕。櫟

劉氏瑾曰。爾雅作粟。竝側交反。

也。以薄汕魚也。

鄭氏康成曰。今

之撩。衍樂也。

唐氏汝諤曰。衍即樂之甚也。易曰。飲食衍衍。

集說

陸氏細曰。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滌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為之難易。得魚一也。

○南有樛

居虬反

木甘瓠

音護

力追反

之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綏之

集傳

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

也。樛木下垂。而美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

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朱氏公遷曰。主人卑禮。而嘉賓樂之。綢繆繾綣亦若此也。

此以相得之意為興。

集說

蘇氏轍曰。瓜蔓於地。然其遇樛木也。未嘗不纍之。而土物之相從。物之性也。豈有賢者而不願從人

者哉。獨患不之求耳。○陸氏佃曰。言樛木下逮。故甘瓠得以纍之。則以貴下賤之況也。傳曰。苦匏不材於人。則明此甘瓠譬其材也。○黃氏佐曰。樛木與君子甘瓠興嘉賓綏之。自我燕賓而言。纏絲殷勤以安其心也。

○翩翩者騅之誰

反之誰 烝然來

叶六直陵

思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又

叶夷昔反

思

集傳

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

輔氏廣曰。詩中興體。固有此兩樣。但此二

章相比。故於此發之也。

思語辭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

加而無已也。

孔氏穎達曰。思皆為辭。頗與之燕。言親之甚也。

或曰。又思言其又

思念而不忘也。

朱子曰。來思之思。語辭。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也。凡思字為語助者。上字協韻為

思慮之思。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集說

曹氏粹中曰。以其類自至。不待更如嘉魚之初。勤勞以求之也。初曰烝然罩罩。烝然汕汕。末曰烝然來思。惟其始求之衆。故其終能致來者之衆也。○徐氏鳳彩曰。騅性專一。今肯翩然而來。則其情諧適而可以久矣。興嘉賓燕而又燕。獻酬交錯。久而不厭其瀆也。

總論

范氏處義曰。嘉賓賢者也。嘉魚魚之美者。甘瓠瓠之甘者。騅鳥之壹者。三物雖皆以喻賢者。然一章曰罩罩。恐其逸。故罩之使入也。二章曰汕汕。恐其伏。故汕之使出也。此言人君之善與賢者處也。三章曰烝之乃瓠之自纍。四章曰來思。乃騅之自至。此言賢者之喜仕於王之朝也。四章皆言待賢者以燕禮。始言其樂。好次言其術。樂次言其綏而安之。次言其又欲燕之。非至誠安能有加無已如此。○姚氏舜牧曰。此燕饗通用樂。

章故不獨頌嘉賓。而主人樂賓之意亦具見焉。○樂歡會也。藉此燕以相歡會也。衍宜適也。藉此燕以相宜適也。綏見燕之綢繆。所謂中心好之。曷飲食之者也。又字見燕之重複。所謂迨我暇矣。飲此滑矣者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集傳 說見魚麗

律說

孔氏穎達曰。作南有嘉魚之詩者。言樂與賢也。○嚴氏粲曰。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燕賢之樂歌。故曰樂與賢。樂得賢。言以樂樂之也。猶射義言騶虞者。樂官備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皆以播之樂歌為樂之也。

崇丘

集傳 說見魚麗

附錄 李氏善曰。言萬物生長於高邱。皆遂其性。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苗而不秀。無期。

集傳 興也。臺。夫須。即莎草也。陸氏璣曰。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為蓑笠。或云臺

草。有皮。堅細滑。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陸氏璣曰。今充州人。烝以為茹。

謂之。萊。烝。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

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范氏處義曰。南北指周地之南北也。樂只

次尾寺經專兒竟集 卷十 白華之什 三

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道

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劉氏瑾曰。或疑賓客不足以當

萬壽之語。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容有爵齒俱尊。足當之者。蓋古人簡質。如士冠禮祝辭。亦云眉壽萬年。又況古器物銘。所謂用斲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為自祝之辭。則此詩以萬壽祝賓。庸何傷乎。



朱氏公遷曰。山有亭。又有萊。君子有德。又有福。其所有者皆不一也。美者即其所有而美之。祝者

期之於後來。君子之福無窮。則邦家之基亦永永無窮矣。○鄒氏泉曰。基者如甬道致治。建功樹業。以內則柱石乎王朝。而邦畿鞏固。以外則藩維乎四國。而侯服奠安。是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集傳

興也。

集說

程子曰。桑。楊。充用之物。言山生財以濟用。興君子為邦家之光榮。○輔氏廣曰。首章邦家之基。美其可以為邦家之基本。所謂治生乎君子。賢者為國之楨幹也。次章言邦家之光美。其可以為邦家之顯榮。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也。既足以為邦家之基本。與顯榮。故因祝其壽之無期限而無疆界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叶滿

彼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集傳 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

集說 程子曰：杞李可食之物，興君子養人如父母。德音不巳，言令聞無窮。○劉氏瑾曰：此章則專美其德也。

也。○朱氏公遷曰：民之父母，謂愛利及民，民所瞻依者也。既為邦家之基，又為邦家之光。又為民之父母，則得美譽甚矣。而且願其常有弗替也。故以德音不巳祝之。

○南山有栲。音考。叶北。有杻。女九反。樂只君子。遐

不矜壽。叶直。西反。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叶莫。口反。

集傳 興也。栲，山樗。嚴氏曰：栲可為車。杻，檍也。嚴氏曰：唐山有樞。

杻可為弓弩幹。退，何通。壽，秀眉也。朱氏公遷曰：秀眉，眉有秀毛也。長眉，解見唐山有樞。

秀出於其間為壽徵。

集說

李氏樛曰德音是茂言其令聞之茂盛也。○朱氏公遷曰享眉壽而德音又加茂焉則年彌高德彌劬矣。○一章二章則有是德而願其有是福也。此章則有是福而尤願其有是德也。

○南山有枸。

俱甫反

北山有棟。

音庚

樂只君子遐不

黃者。

音苟叶果五反

樂只君子保艾。

五蓋反

爾後。

叶下五反

集傳

興也。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

長數寸。噉。

音啗

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棟。鼠梓。樹

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

曹氏居貞曰宮室之良材

黃。老人髮復黃也。

考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安艾養也

集說

劉氏瑾曰此章又專祝其壽也。○黃氏佐曰黃者自其徵諸今者言保艾自其善諸後者言。○朱氏道行曰爾後指君子後人。培養厚則流澤長淑氣鍾則賢才出惟有此後方可撫我子孫黎民邦家之基永固而無期無疆之祝不虛矣。

總論

輔氏廣曰後二章言遐不眉壽遐不黃者與首章次章末句相應萬壽無期萬壽無疆者願之之辭也遐不眉壽遐不黃者必之之辭也德音是茂言不但不已而已而又愈益茂盛也保艾爾後則不但為今日計而又願其安養其後世之子孫也。○沈氏守正曰首三章曰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民之父母是美其已然之德也曰萬壽無期萬壽無疆德音不已祝其將然之壽也曰不已則壽亦可知矣下二章曰遐不眉壽遐不

黃耆美其必然之壽也。曰德音是茂。保艾爾後。又美其修德以保是壽也。曰保艾。有引翼之道。寓焉亦德也。雖通是贊美之詞。而未嘗不諷之以惠迪。感召之理。是之謂盛世之雅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集傳 說見魚麗。

集說

鄧氏元錫曰。南山有臺。本興賢樂。後因爲燕饗通用樂。所頌禱亦各以其情而遷焉。○朱氏道行曰。徐氏曰。魚麗言品物之豐美。故曰優賓。嘉魚言懽忻之交通。故曰樂賓。南山頌德祝壽而德與壽。天下之達尊也。故曰尊賓。三詩各有一義。三者備斯燕賓之道盡矣。

由儀

集傳 說見魚麗

附錄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毛氏萇曰。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氏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蓼音六

彼蕭斯零露漙漙

息呂反

今既見君子我心寫

叶想羽反

今燕笑語今是以有譽處今

集傳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

嚴氏粲曰。蒿總名。漙漙然也。蕭蒿之香者也。

漙漙然

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翰寫也。燕。謂燕飲。譽。善聲。

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郝氏敬曰

如韓姑燕譽之譽。亦通。○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

惠。劉氏瑾曰：左傳：晉卻至曰：燕以示慈惠，蓋謂升殺於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愛恩惠也。故歌此

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漙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

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

其初燕而歌之也。



張子曰：有譽處，今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而美名可保也。○朱氏公遷曰：露零於蓼蕭，天子

之心寫於諸侯，皆天道之下濟者，而語又相應，故為興。○朱氏善曰：心之輸寫，鬱結之散於中也。燕且笑語和

樂之見於外也。譽則善聞之著於人處。則樂意之在乎已。又兼內外而言之。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

光。其德不爽。叶師壽考不忘。莊反

集傳興也。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為龍為光。唐氏汝諤曰為龍增寵之意。

意為光輝耀之意喜其德之詞也。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

忘矣。褒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朱氏公遷曰褒美自為龍為光

言祝頌自壽考不忘言其德不爽則勸戒之詞也

集傳輔氏廣曰天子以得見諸侯為寵光則諸侯之德之美可知矣故因以戒之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言使其德常如此不爽則當享壽考而永不忘矣。○朱氏公遷曰：我以為寵，我以為光，則中心之喜可見。與我心寫兮相應，德無差失，則長久安寧，為龍為光，可保其終。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

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集傳 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甚，嚴氏粲曰：孔燕猶言豈樂。盛燕謂其禮甚設也。

弟易也。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

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羣公子，劉氏瑾曰：左傳宣公二年，初晉驪姬之亂，

詛無畜羣公子。秦鍼，音懼。選，朱氏公遷曰：秦鍼，景公弟自是晉無公族。秦鍼，音懼。選，朱氏公遷曰：秦鍼，景公弟

白華之什

去懼選。注曰。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見左傳昭公元年。

之類。故以宜兄宜弟

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壽而且樂也。

信說

輔氏廣曰。既見君子。相與厚為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則又推言能以是樂。易之德。而宜其兄弟焉。則其令德。將既壽而且樂矣。○濮氏一之曰。甚燕而情樂。易。則知其宜兄弟而德可久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

反 奴同

既見君子。俛

徒彫反

革

冲

救弓反

和鸞。維維萬福攸同。

集傳

興也。濃濃厚貌。倅。轡也。革。轡首也。馬轡所把之外

有餘而垂者也。

孔氏穎達曰。倅。皮為之。故云倅革。○何氏楷曰。从絲曰轡。从革曰倅。倅。即轡之

別名草乃轡首之垂者。

沖沖垂貌。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

鸞。

陸氏佃曰：青鳳為鸞。鸞雌曰和。後世作和鸞以象之。○劉氏瑾曰：集傳於駟馭以為乘車之鸞在衡則此

傅鑣字。恐當作衡字。○沈氏守正曰：朱子云：在鑣曰鸞。從毛氏也。

皆諸侯車馬之飾也。

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鸞旂之美。正此類也。攸

所同聚也。

集說

賈氏誼曰：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輔氏廣曰：此章則但美其車馬之飾而極言其萬福攸

同。以見其期望之意。無有窮已焉。○朱氏公遷曰：諸侯之福。天子之所賜也。車馬如此。而沖沖雖雖然從容自得。其安樂也甚矣。非萬福之所聚乎。又以終首章譽處之意。○鄒氏泉曰：幃革以飾駟服。沖沖以垂。有順適之

意而忠順之度形矣。和鸞以飾車馬。雖雖以和有。協應之意。而和敬之德形矣。皆見其謹侯度處。

總論

輔氏廣曰。一章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通上下而言之。天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諸侯。二章三章則又因以勸戒而警教之也。○許氏謙曰。見君子而心寫笑語。固備其謙接之語。至曰為龍為光。則又其卑孫之極者也。上之人禮容揖孫乃如此。而為下者所以承順悅服。又當何如耶。○鄒氏泉曰。此詩見至治之世。諸侯之朝有常期。而天子之禮遇有常典。又拳拳惟德之勸戒。此周道之所以為泰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集說

李氏樛曰。左氏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宴語之不懷。指第一章。寵光之不宣。指第一

章。今德之不知。指第三章。同福之不受。指第四章。惟以寵光之不宣。指二章。則以龍為寵是也。

湛湛

直減反

露斯匪陽不晞

音

厭厭

於鹽反

夜飲不醉

無歸

集傳

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

足也

輔氏廣曰。厭厭二字具安久足三義。安故久久故足。

夜飲私燕也

韓氏嬰曰。飲之禮不

脫履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孔氏穎

達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

亦君留而盡

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儀禮燕禮

私恩之義

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

大燭於庭。閤人為大燭於門外。○歐陽氏修曰。燕當以

書而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所以申燕私之恩。盡殷勤之意。○此

亦天子燕諸侯之詩。鄭氏康成曰。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言湛

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燕禮。君曰

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黃氏佐曰。酌酒始於旅。酬爵行終於無算。故曰醉。蓋於其

夜飲之終而歌之也。



歐陽氏修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爲比。云湛湛之露。潤沾於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曹氏粹中曰。不醉無歸。則其醉乃出於天子眷顧勤厚之意。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

呂氏祖謙曰：邱氏言在所尊者之室。

蓋路寢之屬也。

賈氏公彥曰：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嚴氏粲曰：燕禮膳宰具官饌於寢東。

注云寢。

考成也。

輔氏廣曰：載考謂成其禮。既云成其禮則必無過當之事矣。○劉氏瑾曰：在宗

室而成

燕禮也。



范氏祖禹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主也。在宗載考禮成而恩洽也。○朱氏公遷曰：露在豐草則

膏澤深，飲在宗室，則

恩意厚，故以為興。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顯明允信也。

謝氏枋得曰：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懇，無一毫

白華之什

也。可疑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

不亂。德足以將之也。輔氏廣曰。莫不令德。言與燕之諸侯無不有是德也。



蘇氏轍曰。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醉

而不能亂。故以杞棘言之。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言醉而不亂也。○蔣氏悌生曰。二章言天澤濃而人君有成禮。三章言天澤溥而諸侯有成德。以湛露及豐草與夜飲成禮。以湛露及杞棘與諸侯成德。詩人之意若曰。以豐草杞棘之賤而湛露皆有所及。況我所燕之諸侯皆有令德。可不加禮以饗之。蓋上天無心以成化。而雨露之澤。不擇物而周被。聖人有心於制禮。而燕饗之設。必擇人而後行。

○其桐其椅。於宜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

儀

集傳

興也。離離垂也。韓氏嬰曰：離離，長貌。○
程子曰：離離，猶纍纍。○
令儀言醉

而不喪其威儀也。

輔氏廣曰：莫不令儀言與燕之諸侯無不有是儀也。

集傳

歐陽氏修曰：桐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耳。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物。

若下泉詩：芄芃黍苗之類是也。○陸氏佃曰：杞棘剛木，故詩以況令德。椅桐柔木，故詩以況令儀。○黃氏樵曰：莫不令德，其與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者異矣。莫不令儀，其與威儀幡幡屢舞僂僂者異矣。上之所以繩下者愈寬而下之所以自繩者愈嚴，君有餘恩，臣有餘敬，此所以為盛時也。

總論

范氏處義曰：燕以示慈惠，禮不嫌於厚，禮意未盡，雖逮宵可也，亦不可以為燕禮之常。詩之所詠，亦

記一時待諸侯之厚如此學者不可不知也。○輔氏廣
 曰。顯允。明信也。豈弟。樂易也。明信者。固宜其有德矣。樂
 易者。則恐其或畧於威儀也。樂易君子。而威儀無不令
 焉。此其所以為成德也。既醉。則情或佚矣。在宗。則儀可
 畧矣。然莫不令儀。此其所以為成禮也。不醉無歸。見其
 情之厚也。在宗載考。見其情之親也。莫不令德。見其德
 之存乎中者善也。莫不令儀。見其儀之見於外者善也。
 厚而不親。則上之待下者。猶未盡也。德雖令。而儀有闕
 焉。則臣之持身。猶不足也。○朱氏公遷曰。前二章。見親
 愛之至情。後二章。有戒飭之微意。○姚氏舜牧曰。露必
 待陽而晞。飲必至醉而歸。期其饗也。露必濡於豐草。飲
 必設於宗室。隆其禮也。杞棘承湛湛之露。桐椅生離離
 之實。君子承燕而不喪其令德。不失其令儀。此天子所
 樂予。而錫之燕饗之隆禮也。詩敘燕飲於前。而推本於
 君子之德。儀旨深哉。

湛露四章章四句

集傳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

杜氏預曰朝而受政

也教王宴樂之

周禮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賈氏公彥曰上公三饗三燕

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

於是賦湛露曾氏曰前兩章言厭

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

禮記玉藻君子之飲

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魚斤反斯禮已三爵而由由以退

亦可謂不繼

以淫矣

莊二十二年左傳陳公子完奔齊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十其

書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集說

朱子語類時舉說蓼蕭湛露二詩曰文義也
只如此却更須要諷詠實見他至誠和樂之
意方好○鄧氏元錫曰蓼蕭之辭篤而莊湛露之
辭親而洽愛敬至矣愛敬篤於辟公其究及於海
內其斯之謂歟○郝氏敬曰前篇來
朝此篇賜燕朝則禮嚴燕則情洽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
一百四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